

小船悠悠载芳华

□ 王明航

六月的洪湖,轻波摇绿,红莲擎伞;红粉仙葩映水新,碧盘清香迎客来。

今天,我带您走进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纪念馆。大家看到,展厅内珍藏着一艘通身乌黑锃亮的木船,小船呈流线型设计,由船体、船桨、船舵组成,船身犹如弯月,线条流畅优美。船体美观轻盈、小巧灵活,船上摆放着三根铸铁锻造的排舵。这艘木船是洪湖人水上交通和捕捞工具,人们用在河湖湖汊运输货物、捕捞鱼虾等水产品。弥足珍贵的是,这只小船见证了洪湖赤卫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洪湖赤卫队队员用它在湖面上布置八卦阵,开展清匪反霸的革命斗争。“贺龙领导闹革命,红旗飘飘打胜仗”,小船功不可没。“清早啊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渔满仓,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架稻香谷。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这首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优美歌曲,响彻四面八方,长城内外。

扁舟一叶浪花间,劈开湖面踏浪行。这幅《贺龙在洪湖》的巨幅油画,描绘了南昌起义后,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于1928年1月来到洪湖,领导湘鄂西人民开辟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动人情景。您瞧,那个头戴斗笠、笑靥如花的女子,正是《洪湖赤卫队》韩英的原型——贺龙元帅的胞姐贺英姑。您看她英姿飒爽,划一叶小船静静地飘荡在烟波浩渺的湖面上,她是无数巾帼儿女的缩影,让我们乘一叶扁舟,穿越时空,早沐晨光,晚赏余晖,聆听那些红色故事。

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三块红色根据地之一,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诞生地,为后来的革命战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给予高度评价:“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汉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这是对洪湖游击战争的高度肯定。

在洪湖游击战争中,无数巾帼英雄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民族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们,是贤淑的妻子!她们,是慈爱的母亲!她们,是孝顺的女儿!在血与火的游击战争中,她们分别曾任乡团委书记、乡妇女协会会长、县妇联主任和村妇联主任等职。她们,这群洪湖最基层的妇联干部,身负责任、担负使命,紧紧依靠和发动妇女群众,组织和武装妇女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为了支持洪湖游击战争夺取革命胜利,她们,带领湖区妇女驾着小船传递情报;她们,划船摇桨,奔走相告,动员妇女丈夫送子参加红军;她们在革命浪潮冲击下,毅然挣脱封建礼教的枷锁,参加工农革命斗争。为扩大红军力量,她们,摇桨划船,为建立红色

政权奔走相告;她们,心灵手巧,为红军纳底做鞋;她们,冒险出征,在枪林弹雨中抢救转运伤员;她们,服从命令,划一叶小舟为红军筹粮草、护送武器。她们用短暂的生命燃发绚丽火花,用满腔热血谱写了光辉业绩。在保卫红色政权的战斗中,洪湖儿女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涌现出“洪湖红三香”(李青香、叶兰香、潘菊香)等英雄儿女。洪湖妇女,在为积蓄壮大革命力量作贡献的同时,也锻造出可贵的洪湖精神,为我党红色“精神谱系”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闪烁熠熠光芒的这艘船,记录着战火硝烟的革命年代,洪湖儿女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

我所讲述的这艘船,已从洪湖起航,我们的新征程日日新又日日新。当碧波荡漾时,那是赞美巾帼英雄们的歌声击起的浪花。巾帼英雄辈辈出,洪湖儿女绽芳华!

土把壶

□ 陈厚权

土把壶,是洪湖人几百年来井市生活的居家必备和怀旧的老物件。

顾名思义,这种壶是用泥土烧制的装水器皿,它显目硕大的提把是其重要特征,如一道拱桥,似一道彩虹,高架在鼓鼓的球体之上,显得既粗犷夸张,又亲民豪放。

特别是土把壶豁开又短拙的壶嘴,生根在靠近提把一侧的下方,乍眼一看有些滑稽土气。

土把壶又名土壶、泥壶,土提梁壶。其虽绰号众多,但总还是离不开泥土二字,的确是土到家了。它不仅造型土,出生土,归宿土,制造者也土……其深瓦灰的颜色,除了满身的乡土气息外,几乎缺少一丁点儿艳丽高雅的上流气质。

它没有金银壶雕精雕细琢的皇家气派,看不到白玉翡翠壶的高端华贵品质,不具备紫砂壶的历史故事和文化素养,也缺失青花瓷壶艺术内涵和显赫的官窑出身。连它的纹饰图案上,也找不到贴金错银或深雕浅刻的浮雕,或缺古老进口钴料绘成的鬼谷子下山或人物花卉图,瞄目打量一番,几乎没有时光底蕴和收藏价值。

的确,它骨子里身卑微,制造材料是普通的河泥黄土,制造者不是制雕雕艺名匠,而是乡野村夫。他们在农闲时挖几锹陈年老土沤好,再偷功谋夫地捏一坨泥团,架在茅舍柴扉间的土旋床上,拉出一个瓮型土坯。随之,板一块泥巴随手抻成长条,把长条弯曲连接在口沿两侧形成提梁。再搓块扁泥一卷成筒,用线弓截去一端,按在预定的开口处,用根筷子捅破壶嘴底下的泥头。然后拿块竹片作雕刀,随心所欲在壶身上剔出几刀作兰草图案,就算唯一的点缀。继而,配个像农夫渔樵所戴的变型笠帽状壶盖,这土把壶就完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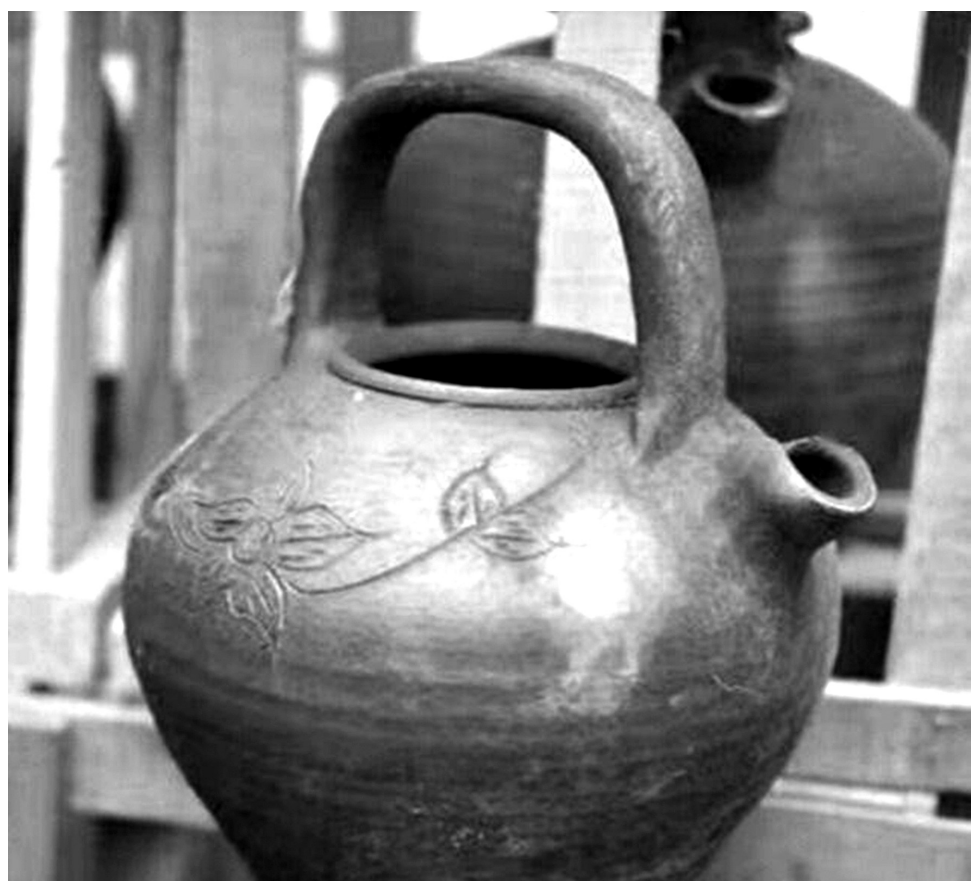
接下来随河坡挖个窟窿,或者堆上几层土河坝,垒几圈土坯砖当窑口,用桔梗、稻草或枯树老枝作柴火,烧上一段时间。到了八、九百度的焙烧温度,釜底抽薪熄火焖窑。有的让它自然降温等待出窑。有的浇水冷却,让粘土中的铁质不完全氧化,实行色彩脱变。这二种不同对待待遇,就造就了土把壶土红色与青灰色的不同基调。

于是,一把把没有产地窑口,不落底款、价廉物美的土把壶,就在穷乡僻壤里诞生了。土把壶出生卑微,工艺简单,但与高贵的宜兴紫砂,钧瓷瓷器品是一般工序,一般孕育。在脱胎换骨的薪火造化过程中,同样凝聚了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先祖们造就原始陶器的智慧,也汇集了水土交融,窑火高温淬炼的升华。

过去水乡的农村集镇,对土把壶的青睐与依赖,丝毫不亚于其它的储水器具。

记忆之中,故乡新建的城乡居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备着一把土把壶,其中青灰色的居多。细究起来,其形状亘古不变,圆墩墩的,高把短嘴,朴实无华。而它的容量却大小各异,秀珍的小肚鸡肠,仅纳五六碗水。豁达的大肚可容十斤,一切按主人喜好用。

土把壶无论颜色差异,不管大小体形,它们都会尊重人的选择,无怨无悔。或静候在家之户之的案头桌上,或屈尊在厨房厢房椅角



旮旯。既可在作坊院中立足,也可随劳作主人深入柴山田野。无论蹲在旷野,看农夫耕耘收获随机补供凉水,还是处深处宅院,观祖孙儿戏适时赞助热茶,即使被人暂时遗忘在地头院中,总能履职如常,恪尽职守。有伴四季更迭随遇而安之低调胸襟。具四处逢源泰安处之,毫不讲究地位高低,无论城乡僻壤一如既往之豁达涵养。

最难忘是故乡的土把壶,和便宜得几毛钱可买一大包的花红茶叶联姻,那真的是神来之作的天仙绝配。

如果,将几片陈年花红茶叶洗净,投入壶肚,再把洪湖的江河水烧开注入壶内,只在水温与时间的孕育下,老叶中埋伏已久的日月精华和田园清香,就会毫无吝啬的释放出来。这种醇汁,小有名贵红茶的温润之功力,可生津养胃、止渴利尿。又颇含高档绿茶的凉健之效果,能提神醒脑、稳压降脂。

总之,土把壶和花红茶叶联盟,不仅可以酝酿出琥珀色的琼浆玉液,供人赏心悦目。还能让市井凡夫,品出润人肺腑的家乡味道。相信五零后至七零后都有喝一碗土把壶沏出花红茶的童年记忆。

夏季,炎热无奈口渴难忍,顽童们一进屋,比亲近爹娘还要赶紧的是,匆匆找到自家那把土把壶尽情倾泻。于是,倒一碗红花叶子茶,如梁山好汉畅饮,一口而尽。顷刻解凉爽身,暑气尽除,既解乏除燥,沁心通脾,还怡然自得,神清气爽,美于神仙。

如若晚秋初冬气温低降,放学而归的少年,一身凉气搓脚暖手。欲求温暖,最常见又明智的选择,便是疾步投奔土把壶,倒一碗热

气腾腾的开水,一口一口喝下便会眉舒眼笑。瞬间通体升温,如大地回春寒意皆除,一种家的温馨,对土把壶感激暖流,顿时传遍了全身。随之,这种儿时的记忆,也溶存在了血液之中。

小时候夏暑寒冬,与土把壶结缘的不仅仅只有喝茶时的畅快,有它陪伴水少少年长大的经历,也有享受平凡质朴生活的乐趣。

儿时,从峰口土京村购来的厚底精制土把壶,是可以直接架在炉灶上烧的。那个年月,新堤古镇没有自来水,每家必备水缸。至今,我常常会回想起母亲给土把壶盛水时的情景。她把壶放在水缸口沿上,用木水瓢一瓢一瓢,将沉淀后的长江水加入壶中。那种水入壶冲撞起来的瓦器节奏,似远古飘来低婉深沉的时光唱和,如诗如赋,好比在赞咏着宁静平安中的岁月。如此唱吟之音,经年在我长大的梦中还会响起。

与土把壶的结缘中,我还饶有兴趣地观察母亲用土把壶烧水的过程。她总是沿袭着文火让壶和水加温,再武火将水一次性烧开就离火的法则。显然,这种生活经验,也蕴含了不让瓦壶突兀冷热不均而开裂的学问。

有时,我曾缠着母亲讲解用土把壶烧水的步骤,央求母亲在土把壶上刻上购置的时间,情至极致时,还用粘土捏个小泥壶,放在炉上烧起来……

这些时光片段,其实是一种凡尘生活中对老母和土把壶的依恋与亲昵。

然而,我更乐意提着家中那把大号土把壶,屁颠屁颠地蹦着马蹄步,到离家不远的新堤内河去,把壶身过头盖脑的沉入河水中。看着提把壶在水里咕咕咕地冒着水泡,就

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满足。

同时,也喜欢自己打上一壶清静纯净,从洪湖流淌过来的河水,回家再烧水的乐趣。似乎从河里打来的水,伴着我一路浸出的汗水,有一种亲历亲为的劳动快乐。

一把土把壶,有多魂,有故事,也有传奇。土把壶在家乡也称为土京把壶。这种自我标榜的称谓,竟然和京都扯上了关联。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意意境。

于是土京把壶一下子身价倍增,也就衍生出一个传说,形成了一方地名文化。

原来,在家乡洪湖峰口镇下辖一个叫“土京村”的地方,解放前后农户渔家闲时就有制作土京把壶传统。

“沙湖河阳州,十年九不收”,“拖儿带女唱渔鼓,打起三棒逃水荒”,这是故乡百姓旧时代的艰辛生活写照,也是因逃荒引出一个土京把壶的传奇佳话。

据传说在清代,峰口镇下辖的无名地域,有两个白氏兄弟带妻儿逃荒,辗转至京师生活无着,到一个做京把壶的窑场做帮工,说是只管饭不要工钱。

窑主见二兄弟勇扎腰围,做活实在肯吃苦,又憨厚老实很是怜惜,就让他们跟着师傅们上手,学做陶器京把壶坯件。若干年后,二兄又把上窑手艺学得门清。后来兄弟俩故土难离,思乡心切,还是回到了洪湖岸边。

揣着一身手艺,二人想重操做壶行当来谋生计。无奈地处东荆、内荆河畔的故乡,既没制陶窑红粘土,也无作瓷器的高岭土,只好融会贯通烧砖的模式,在现在土京村河边,寻得千年积淀下来,又粘又细腻的湖泥,经碾磨沉淀过滤后,权作坯料使用。他们又把北方京把提梁壶的外观作了改良,最终烧成了如宫殿青铜砖质地的手提把瓦壶。

没想到这土把壶制作歪打正着,成品品质颇为优异,其外表细腻致密,却内隐无数孔隙,夏季散热快,还具备快速吸得沉淀水中杂质的特性,使壶中储水清甜可口。而且泡出来的花红茶汁,几天几夜不馊,不改清甜之味。有清瘟降火,通便止痢的长处。而在冬天,由于壶壁内的小孔里饱含空气,比铁板一块陶瓷壶更宜于保温。

土京把壶土生土长,土壶装着乡土里的江河湖水,分外相得益彰,丝毫没有不服水土的弊端,极接地气,具故乡人熟悉的乡土味道。它一出世就受人追捧。又因生产原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制作工艺相对简单,人们看几遍还嫌流程,造个土挖砖磊的土窑就生产,因此众人效仿,依法泡制,遍地开花,产销两旺。

因此,人们根据白氏兄弟做土把壶的来历,叫这种壶叫土京把壶,把他们聚居而居的村子顺理成章称为土京村。

虽然现在人们盛水的器具与时俱进种类繁多,土把壶的身影也逐渐被时光尘埃所淹没。但是故乡的土把壶,正是倚仗它亲民的魅力,给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用卑微而博大的胸襟,赐福了几百年一方芸芸众生,也给一代代洪湖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乡愁记忆。

记忆是历史留给人性的最好礼物,越是记忆深处的美好细节,越能观照人性的善良。一般来说,记忆没有贵贱之分,而细节却有高下之别。如今,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进入总结阶段,当年的一代学子日渐退休,当他们回首少年时代,谁都会别有一番滋味。我们都是凡人,但平凡的岁月仍然有着人性美好品质。那个贫困的年代,国家教育开启全新模式,老师与学生深耕基层学校形成的记忆,对于学习知识的执着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这种动力加持所塑造的一代人的前程,都应该而且必须有人来书写。

摩挲着陈远发先生《远去的观阵中学》书稿,我的思绪回到1970-1980年代的少年岁月,其情其景栩栩如生,其人其事历历在目。我是湖北洪湖人,“观阵中学”这所乡村中学的响亮名字深藏记忆一角。感谢他的信任,嘱我为他的著作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写一篇评论。我想,这信任也许来自于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那片天空与大地。受人之托,不敢怠慢,诚惶诚恐中,这本书照亮我记忆中最为美好的一个角落。我要感谢远发先生,给我呈现的观阵中学的建校过程以及师生们的淳朴关系,让我回到自己曾经就学的戴家场中学,而观阵中学与之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似乎回到了过去的教室,坐在同学们中间,重新倾听讲台上老师的讲述,重新回到学校的饭堂,闻到那粗茶淡饭的清香。

随着一节阅读,远发先生笔下的观阵中学精彩联翩,我的记忆变得越发清晰起来,从学校校舍的初建到一次次的改造升级,晚自习时从煤油灯到日光灯的演变,从学农课到解副课,从早期的高考冲刺到希望小学的转变,尤其是老师们所付出的心血,甚至还有一些去世的老教师所带来的生命感念,都在他的神笔之下苏生过来。因此,我要感谢远发先生,他以惊人的记忆力,把那些逝去的岁月,以准确又生动的细节,以朴素又真诚的叙述呈现出来。他所一一捡拾起来的岁月,好像是日记,更像是记录片的旁白,仿佛就在眼前,着实美轮美奂。

如此准确的记忆,想必是远发先生在夜深人静之时,捧着生命深处虔诚的感恩之心,涌动起对过往生活的深情呼唤,记忆闸门一旦打开,纵笔酣畅淋漓,如同普鲁斯特写作《追忆逝水年华》,未曾消失的记忆一一自动呈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观阵那片热土,掩埋着他的高祖考,拥抱了他的衣胞孀子,他时刻感到观阵对他的召唤。也许每次回家,就会拜望恩师、会会旧友,那校舍,那马灯,那田垄,那池塘,一件件翻动着他的衷肠!记忆回赠给他如此之多的细节,善良总是在细节之中,伟大也总是在善良的细节之中,只要有人去讲述,那些细微的精彩就会熠熠生辉。

最后,我甚至想把远发先生的记忆与叙事方式,与读者诸君来一个精彩回放:在当今观阵希望小学校门口的荷花池中间,其实还藏有一口老井,它始建于1981年,这是当时观阵中学为了方便食堂师傅汲水做饭而打下的第一口水井,后来有了自来水,这口老井便遗弃在岁月的角落,直到2006年人工修建荷花池,老井便伫立在了池中,而成为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你能触摸到他记忆的尊贵与深度,就如同这几乎被人遗忘的老井,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我们所共同生活过的美好记忆,其实都悄然掩藏于此,尤其是在学校这个首善之区所留下的记忆,既是知识的增加也是人性的塑造,离开了苦读与感恩,还有远发先生所总结的“磨”的精神,“所谓三十八年磨一剑”,怎么可能?

如同远发先生书中写道的:“磨”促进知识能力的提升,“磨”实现意志品质的淬砺,“磨”铺平通向未来的前程——只有“磨”,才能将人们推送到心灵和精神养育的高地!

我想,这“磨”的精神,也是远发先生自己所总结的人生哲学吧!因为这“磨”的精神,既是知识的磨炼,老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苦读,也是对人性磨炼的见证与性格磨炼的积淀,没有此磨难出来的坚韧人性,怎么可能有人性的善良光辉?我们的国家又怎么可能得到如此一日千里的繁荣富强?这口乡村老井悄然见证了中华大地上无数心灵的苦涩与磨炼,但把这些磨难转变为精神的财富,这就是记忆与书写的必要性的重要性。这也是我要再次感谢远发先生的地方,因为一旦他把这些看似琐屑的细节一一回味出来,除了它曾经滋养过我们的生命,还因为只要我们从中吸取它,它就依然还在,人性美好的光辉就会再次从深井的记忆中绽放出来。

伴随观阵希望小学后来由热心的老师们发起建立的校史馆、实物馆与文字馆,还有基金会,各种历史记忆与未来延续的自觉,这口记忆的老井,还有待一个如同远发先生这样的虔诚记录者和实践者,把那些中华大地上平凡人们为了教育而付出的心血与汗水,重新萃取出来,让未来的一代人看到那些经过艰辛磨难而烙印下来的闪光足迹,如同书中这首诗写道的:

“当年韵事忆犹真,栽梓村塾结友邻;田间地头禾苗种,林里河中活物翻;一颗红心天地练,师生几度做农民。”

再次感谢远发先生,让一所乡村学校的精彩得以回放,让我们的记忆得以复苏,也让人性中美好的品格得以复苏,也让人性中美好的品格得以闪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口老井的见证

□ 夏可君

公益广告

绿色生活 低碳出行

深化文明创建 争做文明市民

洪湖市融媒体中心宣